

邓贤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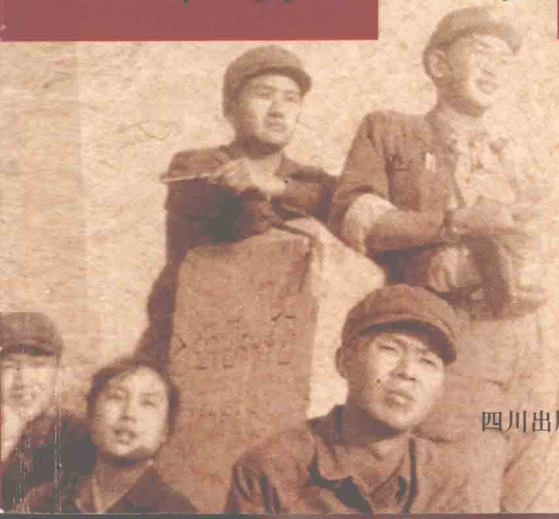
中国知青 终结

邓贤 著

中国知青终结

他们是切·格瓦拉的狂热追随者，他们的传奇经历和悲怆命运是一代知青的缩影。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



中國

邓贤文集



中国知青终结

邓贤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知青终结 / 邓贤著.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9. 1

(邓贤文集)

ISBN 978-7-5411-2764-9

I. 中… II. 邓…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62141 号

中国知青终结

ZHONGGUO ZHIQING ZHONGJIE

责任编辑 张庆宁 何 炜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设计顾问
版式设计 史小燕
责任印制 唐 茵等
责任校对 汪 平等

书 号 ISBN 978-7-5411-2764-9
开 本 700 mm × 1000 mm 1/16
字 数 282 千
印 张 15.25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槐树街 2 号)
四川文艺出版社
电 话 (028) 86259285 [发行部] (028) 86259303 [编辑部]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www.scwys.com
印 刷 四川联翔印务有限公司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举报有奖。举报电话: (028) 86697071 86697083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调换。电话: (028) 86259301

向大树致敬

(代自序)

这是2008年暮秋的下午，我的家乡成都平原灰蒙蒙的一片，没有风，也没有太阳，四周都很安静。放眼望去，窗户外面那些高楼都隐隐约约，感觉有些不真实，犹如海市蜃楼一般。

我遵嘱为即将出版的《邓贤文集》（八卷本）写一篇文章，也算留下一点心情吧。

将近半年前，我也坐在这个座位上，也是一个灰蒙蒙的下午，没有风，也没有太阳，四周很静，窗户外面的城市和更远处的乡村像一幅若隐若现的水墨画。但是一只黑色的厄运之手猝然撕碎了画卷，一场千年不遇的特大地震发生了！

顷刻之间山崩地裂江河改道，数百万幢房屋轰然倒塌，数以万计的生命灰飞烟灭，数十万人肢体伤残血流成河，一千多万人被迫离家……

这一天我的父亲，一个参加过抗战的八十二岁的中国驻印军老兵，他说什么也不肯离开自家屋子去躲避地震，尽管余震不断楼房还在颤抖。入夜，城市里到处警笛拉响，救护车彻夜穿梭，从电视新闻中得知，全川乃至全国人民已经紧急动员起来抗震救灾。父亲关注灾情，当他看到部队官兵跑步进入灾区的画面时竟然老泪纵横。他对我说，民国三十年（1941年）重庆大轰炸，光是几座隧道内就死了上万人，重庆一片火海，你爷爷断了一条腿……

我忽然感悟到一种穿越时空的生命力量绵延不断地渗透到心中。

古人云：多难兴邦。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一个民族来说，苦难既是不幸，

又是财富。一百年来，中国人民经历了无数艰难曲折和战乱毁灭，仅以抗战八年（如果从“九一八”算起则十四年）为例，中国死了三千万人，半壁河山沦陷，几乎所有后方城市都被炸成废墟，但是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屈服，支撑一个古老民族永远挺直坚强脊梁的就是信念。敌人可以烧毁我们的房屋，炸毁我们的城市，甚至屠杀我们的亲人和同胞，但是一个民族信念不可以被摧毁，战斗意志不可以被泯灭，这就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之根！我的父亲正是因为经历了重庆大轰炸和较场口隧道惨案，两年后他满怀对敌人的仇恨，与许多跟他一样年纪的中学生毅然决然地走上了抗日前线，从此开始了一代知识分子漫长而曲折的人生跋涉。

父亲与儿子，苦难与现实，战争与和平，死亡与新生，历史以一种往复循环的方式进行着关于生命创造和人文精神传承的永恒话题。父亲的大半生都是在战争、跑警报、动乱和天灾人祸中度过的，直到晚年才迎来改革开放。他是不幸的，同时也是幸运的，因为他毕竟把人生的接力棒传给了儿子。作为父亲的儿子，我用笔记录下了有关父亲的传奇人生和中国远征军浴火重生的故事，于是有了《大国之魂》，我还写下了关于淞沪抗战和南京大屠杀的《日落东方》，关于豫东抗战和黄河大决口的《黄河殇》，关于中国军队征战印缅战场的《同一面战旗下——中国二战老兵回忆录》，关于国民党残军及其华人部落在金三角漂泊的《流浪金三角》，关于一代人大起大落知青生活的《中国知青梦》《天堂之门》《中国知青终结》，关于警示社会人生的《饥饿杀人狂》等等，这些作品如今大都将结集在《邓贤文集》（八卷本）中出版。感谢父亲，父亲传承给儿子的不仅有生命，

还有面对苦难的姿态，以及从废墟中重新站立起来的力量与精神，这是儿子受用终生的宝贵财富。我的体内流淌着父亲的血液，虽然我没有像父亲那样生于战乱，但是我从父亲甚至更遥远的先辈那里继承了一种共同的生命姿态，那就是直面苦难，永不言败。

我相信这就是文学，就是写作，更是一种连接未来的生命纽带！

几年前，我在这次特大地震震波穿越过的龙门山乡下置了两间小房，不是刻意逃避城市喧嚣，而是为了获得片刻宁静。在深山的一座古老道观，悬崖之上生长着一棵数人才能合拢来的银杏树，它树干挺拔根部裸露，经历大地震之后依然生机勃勃傲然屹立。老道长告诉我，大树生于唐代，距今已有一千六百余年。

我不由得肃然起敬。

这个沉默的生命穿越岁月的烽烟迷雾来到我们跟前，它应该经历了怎样艰难和顽强的长途跋涉，如果它是个老人，一定会告诉我们一千六百年来发生在这片土地上数也数不清的故事：战争、动乱、洪水、饥饿、干旱、地震以及过眼烟云般的浮华世界达官贵人。当人类以薪火相传的接力方式走进公元二十一世纪，大树已经沐浴着新世纪的曙光迎接我们，它从来不曾倒下过，始终以这种昂扬向上的姿态巍然挺立于悬崖之上，像一支熊熊燃烧的绿色火炬，令人感叹它不仅是一棵千年古树，更是一曲生命的礼赞。

我相信大树的心灵一定与父亲、祖父以及我们的祖先相通，我相信所有勤劳善良的人们都是大树，他们生长在城市或者乡村，而那些为了我们这

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走向文明强大而终生奋斗并作出杰出贡献的个人，他们则是屹立于我们时代巅峰之上的大树。我觉得自己已经触摸到一根贯穿于宇宙空间和天地万物的生命链条，那就是，唯其毁灭，世界得以新生；唯其新生，世界得以生生不息。大树以自己的方式接受阳光回馈泥土，面对永恒，没有不朽，唯有坚强。

我肃立，向大树致敬！

当又一轮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我们将告别已经被历史所铭记的2008年，这一年我家乡的人民不仅收获了太多的眼泪、悲伤和苦难，同样更收获坚强、信心和力量！对我个人来说，《邓贤文集》（八卷本）的出版既是一个小站，也是一块路牌，路牌上方镌刻：继续向前，直到终点。

谨以为文，代自序。

邓 贤
2008年深秋 于成都

目 录

第一章 高山下的花环	(001)
第二章 知青壮歌	(011)
第三章 谁主沉浮	(022)
第四章 天地英雄	(031)
第五章 青春似血	(045)
第六章 天上有个太阳	(058)
第七章 历史黑洞	(067)
第八章 昨夜星辰	(080)
第九章 灯火阑珊	(091)
第十章 峥嵘岁月	(102)
第十一章 铁马金戈	(111)
第十二章 地狱晚钟	(121)
第十三章 苍山如海	(133)
第十四章 灵魂如风	(141)
第十五章 同船过渡	(152)
第十六章 桃花带血开	(159)
第十七章 红色华章	(168)
第十八章 返城风暴	(180)
第十九章 天涯萍踪	(189)
第二十章 天堂花园	(197)
第二十一章 大地之子	(205)
第二十二章 魂归何处	(215)
第二十三章 安魂曲	(222)
第二十四章 走不出的金三角	(229)
第二十五章 尾声	(234)
后 记	(236)

高山下的花环

① 葬礼

——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一天，云南边疆某县城，
——一个残疾人悄无声息地死去了。

这是一个金桂飘香的秋夜，人们在中秋圆月下团聚，“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但是享受改革开放之后幸福生活的人们中不再包括那个不幸的死者，他独自躺在冷冰冰的黑暗中进入天国。

残疾人走得很偶然，死因为心脏破裂，医生认为这种疾病并不常见。残疾人在小城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所以好几天后邻居才发现他已经死了。民政局派人料理后事，他们清点死者财物，根据他们的工作经验，一般来说残疾人没有多少财产，有钱人不会一辈子住在破房子里。当然没有财产不等于没有欠债和债务纠纷，而处理这类后事往往会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所以民政局同志很有经验，对死者的东西检查得很仔细，力求处理得干净彻底，跟死者告别人世一样不拖泥带水。

出人意料的是，他们在残疾人家里发现一张银行存折，上面的金额竟然有一万元之多，这笔钱在许多年前

平均月收入只有一百元的小城人眼里决不是个小数目。残疾人平时靠替商店守夜和捡破烂为生，他居然积攒起这么大一笔财富来，着实令民政局同志感到惊讶。后来他们又在死者枕头下面找到一个小本子，上面记载着许多姓名地址，这些人分布在全国各地，死者在这些人的名字下面都加注了一些数字，民政局的同志把这些分散的数字加起来刚好是一万元，所以他们猜想死者生前可能欠了别人的钱，或者这些人曾经帮助过残疾人，所以他在死后要把这些人情债了断。

民政局的同志按照本子上的地址发出通知。然而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些人很快从全国各地赶来了，他们中间有一些也是残疾人，拄着拐杖或者坐在轮椅车上，当然更多的是手脚健全的男人和女人。这些人都是一些衣着朴素的中年人，他们看上去个个庄严肃穆，都把悲痛隐藏在一种钢铁般的坚强表情后面。这些从天南地北赶来送葬的人群激发起小城居民极大的好奇心，他们纷纷瞪大眼睛打听：这些人是在干什么的？他们跟残疾人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来为一个不起眼的守夜人送葬？难道残疾人生前还有什么重要的秘密不为人所知？

下葬那天，人们的好奇心终于达到顶点，他们看见那个默默无闻的死者被换上新军装（没有领章帽徽），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那些远道赶来的人们好像为亲人送葬一样悲痛，送葬队伍络绎不绝。类似这样隆重的葬礼在小城居民的记忆中有过一次，那是一九七六年为毛主席开追悼会。

死者骨灰葬于城外一座荒山上，山上光秃秃没有树，那些外地人就动手在山坡上植下一片小树林。有树林做伴，那座坟墓也就不再寂寞，残疾人当含笑九泉，化作一片浓浓的绿荫与大地同在。

客人们临走前把那一万元捐献给当地希望工程，以救助贫困失学的孩子。客人们留下的唯一心愿是，希望孩子们每年清明节为荒山种下一棵树苗，以告慰死者的在天之灵。

后来当地人在那座残疾人坟前看见一方小小的墓碑，墓碑上铭刻的字迹引起他们很大的兴趣——革命战士×××之墓。大家对此第一反应是惊讶，始料不及，第二是感到兴奋，像揭开一个谜底。残疾人原来是个隐姓埋名的英雄，就像从前那些解甲归田的老红军老八路一样，那些人当然都是他的战友，不然他们怎么会那么崇敬他，大老远赶来为他送葬呢？

当地民政部门否认了人们的猜想，他们证实残疾人身份只是一个普通知青，在他的档案材料和简历中并没有立功受奖的证明和伤残军人的退役

手续。

二〇〇〇年我专程来到这座交通不便的边疆小城，看见山头上那些人工林树木已经有碗口粗，领路的朋友通过一番努力才找到被荒草湮没的石碑。我看见石碑上字迹已经剥落，就像一张陈旧而模糊的老照片。我站在凉风习习的山坡上，目力所及的小城之内有一座树木葱茏的烈士陵园，那是在一九四九年为解放小城而献身的革命烈士的栖身之所。我看见更远处的山坡上还有一座规模更加宏大的烈士陵园，那是在一九七九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牺牲的烈士的长眠之地，人们纪念他们是因为他们完成为国捐躯的神圣责任。而我面前这座不起眼的土堆里栖息着一个被人遗忘的残疾人，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但是朋友告诉我，每年清明都有小学生上山植树，这项活动已经成为当地一个传统。

后来我终于得悉死者的部分人生简历。他是一个普通工人的儿子，一个下乡知青，但是他同时也是一个切·格瓦拉式的理想主义者，一个从金三角战场上归来的红色游击队战士。

2 修车匠

修车匠姓唐，是个伤兵。我认识老唐的时候他穿一件快要分不出颜色的军便服，坐在一辆旧自行车改装的轮椅车上。他的工作是修自行车。老唐没有腿，他的两只裤腿空空荡荡，尽管他的轮椅车上有一对假肢，但是我看见他大多数时间还是宁愿把自己放在轮椅车上。

我是在街头认识他的。我问他为什么不去荣军院或者福利院？他抬起头来反问我：我能工作，我有家，为什么要去那种地方？

老唐生于一九五一年，也就是说他与抗美援朝（五十年代）或者抗美援朝越（六十年代）都没有关系，所以我得出结论，他的轮椅生涯应该是从自卫反击战（一九七九年）以后开始的。但是修车匠不同意，他说你搞错了，我没有参加过自卫反击战，一九七九年边境打仗时我已经在床上躺了整整五年。

我很惊奇，我说那么你为什么失去双腿，一场事故？车祸？

他答：踩上一颗地雷。

我更惊讶了，我问为什么踩上地雷？“文革”武斗？

他笑起来，脸上写满自豪。他说：你听说过境外知青的故事吗？我是

个境外知青，曾经为金三角人民的解放事业而战。

伤兵老唐至今没有单位，他的职业是一个街头修车匠，依靠一双灵巧的手为顾客修理自行车。我认为劳动本身没有贵贱之分，任何自食其力的劳动都值得赞美，问题在于，修车匠的劳动能够养活一家人吗？

后来我们成为朋友。当我第一次按照地址找到老唐家时，我看见伤兵老唐像个国王一样坐在一张大床上，他正在一边津津有味地喝浓茶一边看电视，那台老式的黑白电视机里正在播出一部电视连续剧。老唐妻子也是个残疾人，有一条腿不大方便，他们十四岁的儿子却是个高大、结实和品学兼优的中学生，听说还是个球迷。尽管这个家庭没有一件称得上高档时兴的家用品，但是我却能够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一种温馨、和谐和扑面而来的幸福气氛。老唐告诉我：我每天能修十多辆自行车，我爱人在福利工厂上班。我们生活还行。

我问他：你在境外打过仗，为什么不能享受有关伤残军人的政策照顾？你难道不应该比现在过得更好一些吗？

他看我一眼，没有回答。我继续问：是政府没有出台相关政策，还是政策不落实？其中有什么难处吗？

他苦笑着解释：你知道，下乡那时我们都是中学生，头脑一热就去了国境对面打仗。如今这段历史属于非法越境，后果自负，所以我们不能享受伤残军人的政策照顾。

我叫起来：不管怎么说，那是一段并不仅仅属于你们个人的历史啊！你们在为自己打仗吗？为个人利益流血牺牲？

修车匠又看我一眼，他的表情一点也不激动，然后回过头去继续看电视剧。但是我却从他目光中感觉到有个沉重的东西“咚”地扔进我心里。后来我听见修车匠说：从那边回来的知青，活着就该知足了。你看我这个家，除了少双腿，其他样样都不缺，这难道还不够吗？我还有什么不满意呢？

3 读 者

一九九八年雨季，我第一次走进金三角并在那里认识了境外老知青刘义、焦昆、曾焰、杨林等等，我把他们当做历史的组成部分，即一群参与创造金三角历史的知青游子写进《流浪金三角》一书中。

令我始料不及的是，该书一经出版，即在海内外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无论下过乡的知青读者还是白发苍苍的退休老人，以及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年轻学生，他们无一例外都对那些境外老知青的曲折命运抱有极大的同情和关注，同时他们又对三十多年前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插曲表示了某种难以理解的困惑。一位女研究生在来信中这样问我：当年那些红卫兵和知青为什么一定要偷越国境去打仗？他们热爱战争吗？他们为什么不珍惜和平呢？难道下乡当农民就那么可怕，比进行一场战争更加令人不能容忍吗？

一位研究东南亚历史的新加坡教授这样谨慎地向我发来 e-mail 询问：你的朋友到外国所进行的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战争，侵略，还是国际雇佣军？是国家行为，还是个人行为？有多大规模？人数有多少？

一位社会学者希望同我讨论以下问题：你认为这是红卫兵暴力倾向延续的结果吗？“文革”时期的“世界革命论”同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有什么关系？红卫兵运动是封建文化的产物吗？这种文化对于你们这代人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有无影响？有哪些影响？

还有读者问道：金三角的游击战争为什么没有成功？失败原因何在？听说许多境外知青至今没有返回祖国，他们在干什么？金三角毒品泛滥同他们有关系吗？……

如此等等，等等。

老实说，面对无数广泛深刻的提问，我感到自己的经历变得像纸一样单薄苍白，我开始意识到这是一段不该被忽略的历史。北京一位编辑朋友提醒我：你是不是应当考虑重新走进金三角，重新捡拾那些遗落在亚热带丛林里的历史碎片呢？

二〇〇〇年我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是个男人，嗓门像炮弹一样震得话筒嗡嗡响。他在电话那一头说：我拜读过你的许多书，还有这本《流浪金三角》。不客气地说，我认为《流浪金三角》里的焦昆、刘义、于小兵、刘黑子并不能代表我们境外知青，他们是什么人？是知青中的动摇分子、败类，游击队的叛徒、逃兵，正是他们的可耻背叛葬送了金三角的革命事业，他们是一群历史罪人。可是千千万万的中国读者通过你的书却把他们误认为是境外知青的主流，这真实吗？公平吗？你知道成千上万的境外知青是怎样度过那一段枪林弹雨的战争生涯和惊心动魄的青春岁月的？无数人流血牺牲，抛头颅洒热血，让我们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你的

笔为什么不去反映他们？他们舍生忘死的崇高精神难道不值得今天的我们怀念敬仰？这种英勇斗争难道不是历史的本质吗？……我相信这是对历史的严重曲解，无论你是否无意，这都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邓先生你明白吗？

我问他：能告诉我你是谁吗？

他答：我是谁并不重要。我是你的读者，一个在境外打过二十年仗的老知青。

我感到后背有些出汗。我问对方：你有什么建议吗？

对方大声说：如果邓先生愿意重写一部金三角知青的书，我和我的战友愿为邓先生提供丰富素材。

当时我并没有重写境外知青的打算，所以我没有立即表态答应下来。我听见对方失望地说：邓先生的勇气我历来佩服，可是你为什么不能过来跟我们谈谈呢？你不打算纠正自己的错误吗？

他的话让我微微有些不快，有种被强加意志的感觉。我听见对方坚定地说：我相信你会来找我，我们迟早会见面的。

说完挂断电话。

④ 旅 长

二〇〇〇年，南方某市发生了一起小小的事件：一群伤残的境外老知青，聚在一起足足有百人之多，或者摇着轮椅车，或者拄着拐杖拥进当地某机关大门。这些老知青自然早已不年轻，岁月的流逝在他们饱经风霜的脸上刻下许多深深浅浅的痕迹，但是他们的举止行动仍然很有纪律性，像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领头的是个盲人指挥员，他挤在一辆别人的轮椅车上，昂首挺胸，无所畏惧的样子，好像挺立在一辆冲锋陷阵的坦克上。

有人告诉我，指挥员是个当年闻名遐迩的红色游击队旅长，他率领自己的部下来向有关部门请愿，争取一个应当属于他们自己的合理待遇。这个待遇的名称叫“工龄”。

我听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内心感到一种类似触礁的震动。

当人类历史的车轮已经驶进二十一世纪，当一穷二白的中国人已经崛起许多走向世界的企业家和董事长、成功人士 CEO 和白领阶层，大街上越来越多的“奔驰”、“宝马”如过江之鲫，《财富》杂志年年都在发布新

诞生的亿万富翁排行榜的时候，这些年过半百的老知青，却在争取什么……工龄。

我心中布满辛酸的苍凉阴影。

据说经有关部门做了耐心细致的解释工作，请愿活动不了了之。旅长拄着一根拐杖最后一个撤退出门，他好像一个打了败仗的将军。他们踽踽而行，走进一轮血红的残阳中。

这年六月，我来到昆明为《流浪金三角》签名售书，一个面孔憔悴的中年人挤开人群走到我跟前。他没有同我打招呼，也不说话，而是像棵树那样沉默地站在我面前。我注意到在今天营养普遍过剩的年代，面前这个中年男人竟然是那么消瘦，他干枯的脸上几乎看不见一丝营养滋润的痕迹，就像戈壁滩上的一丛骆驼刺。他不大像读者，因为他手中没有书，也看不出要请我签名的意思。我正在疑惑，他抬起手掌，向我展示一张字条，我看见字条上面用蓝墨水歪歪扭扭写着两行小字：你想采访一个不寻常的老知青吗？他在竟（境）外打了二十年仗，严重残废。但是你必须付费（采访）。

我抬起头来看看他，他的表情像党小组长。不知道为什么，我愿意相信这个表情严肃的人，于是我在他的字条上写下两个字：同意。

5 老 康

老康全名康国华，他就是那个不同寻常的境外知青，闻名遐迩的游击队“旅长”。

我们还未进门就听见有人打电话，他的声音听上去有些耳熟，一时又记不起来。等我跨进屋才看见这个大名鼎鼎的境外老知青原来是个双目失明的盲人，他的脸上架着一副宽边墨镜，但是墨镜仍然不能完全遮掩两只弹坑一样塌陷的眼窝。当他同我握手时，我吃惊地发现这位老知青双手严重变形，十根手指就像一排参差不齐的锯齿，这些锯齿一下子就在我心中拉出一道口子来。老康觉察出我的不安，他将头偏向我这一方说：都是敌人枪榴弹弄的。不过没什么，习惯就好了。

老康嗓音洪亮，像炮弹爆炸，震得我耳膜嗡嗡响，我一下子记起那个读者电话。老康没有说错，我自己找上门来了，看来许多事情就像命中注定一样。我问他：听说你在境外担任游击队旅长是吗？

他答：我是中央医院副政委，副旅级。

我问：你既然身居要职，为什么还要回国来？

他侧耳聆听，之后简短回答：游击队失败了，知青都走光了，我只好回国来。

我问：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他答：没有工作。待业。

我的心情忽然变得很沉重。我问：能说说游击队为什么失败吗？原因何在？

我看见老康表情开始激动起来，他的脑袋像雷达天线那样盲目地转来转去，好像在寻找敌机。他怒气冲冲地说：游击队本来完全有可能取得胜利，那么多人前仆后继流血牺牲，不惜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但是游击队却失败了。

我说：你并没有回答我为什么。

他答：这个问题还是留给你自己去调查吧。不过我要重复我在电话里讲过的话，你在《流浪金三角》里描写过的那些人是知青中的败类，他们是彻头彻尾的动摇分子、逃兵、变节者、叛徒和革命的敌人，他们对游击队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老康的警告令我心惊，就像我险些跟那些人同流合污。老康向我展示一张珍贵的历史照片，泛黄的照片显示出年代久远。我看见照片上有一位身着军装的慈祥老人，他正好俯下身，向一群担架上的知青伤员伸出手来。知青们显然都负了很重的伤，有的躺着，有的头上缠了厚厚的绷带，像个石膏模型。我的目光虽然无法穿透岁月的雾障，但是我从伤员不顾伤痛支撑身体去紧握老人双手的热烈姿势还是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他们的激动心情。这是一个感人至深的历史瞬间，照片传达出一种来自遥远年代的神圣和崇高气息，它让我想起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的红卫兵小将。

老康低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老人是红色游击队××主席，后来被叛徒出卖牺牲了。

我问：这些知青伤员现在在哪里？

他答：有的回国了，也有的牺牲了。

我转过身，看见墨镜后面两只弹坑对着我，我的心情一下子跌进黑洞里。后来我听见老康的声音继续说：写写境外知青吧，那么多人付出青春年华，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他们为什么呢？难道他们不应该

给这个世界留下一点什么东西来吗？无论这个东西是什么都不要紧，只要它是真实的，它就应当属于历史，属于我们精神财富的一部分。

分手的时候，盲人摸索着起身送我，我对他说：今天我应当付多少采访费？

他哈哈大笑说：我们都是朋友，朋友能收什么费呢？

我问他：请告诉我，你对过去是否后悔？

我看见老康又慢慢仰起头来，黑洞洞的墨镜注视天花板。他说：我们都不是先知先觉，连毛主席也不是……不管怎么说，我还活着，想想那些高山下的花环，活着就该知足了。

我感到身体里有个柔软的部位重重地疼了一下。老康的话像钉子一样，一下子就把我的心钉在身后那堵冷冰冰的墙壁上。

6 梁晓军

我同梁晓军认识是经朱小迪介绍的，朱小迪也是一位境外知青，他的弟弟朱小羊是我的大学校友。采访之前我被告知梁晓军是个高干子弟，在境外知青中也是个风云人物。当我按照地址摁响住户门铃之后，院子里传来一阵很响的脚步声，门开了，我面前站着一位其貌不扬的中年人，他就是梁晓军。

梁晓军个子不高，穿一件黑色夹克衫，趿一双拖鞋，皮肤很黑，显得很结实。他说话鼻音很重，像患了流感。在昆明街头，穿黑色夹克衫的中年男人到处都是，这样的人不大容易给你留下印象，就像你无法把一滴雨水同其他雨水区分开来一样。

我们在客厅坐下来，雨后的阳光从窗户外面斜斜地射进来，这时候我才重新注意到梁晓军脸颊上居然有两个酒窝，酒窝不大对称，歪斜而马虎，好像一个不负责任的雕塑家随意插一指头，给作品留下一个明显的败笔。我还发现主人的牙齿长得不大规范，松松垮垮的，门牙往外突围，给人天要下雨的感觉。主人见我不住打量他，就宽容地笑笑说：挨这一枪还算走运，这边进去，那边出来，牙床全搅碎了……至今牙床还是松动的，弄得牙齿全走了样。

我立刻惭愧起来，对一个战场归来的老知青来说，那些枪伤等于军功章。我相信只有真正的军人才会用如此平淡的口气谈论战争，谈论枪伤，